

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烧酒坊(下)

□朱广辉

枪声撕破了青龙镇的黎明。
街上的门市有的已经开张。
大老任的茶铺飘荡着桔红色的
炉火极是醒目。

枪声响时,烧酒坊的朱掌柜正在用木棍在酒缸里搅料。

灯光将他瘦小的身子映在墙上显得极其高大。

有沉重而惶急的脚步从院后李贯河大堤蹿过。

一个细微的响声惊住了朱掌柜。

他知道有人进了后院的发酵池。

发酵池堆满厚厚的稻壳,那是他让脚行从汉口运来的酿酒料。

朱掌柜轻轻拉开后门。
天已彻底亮了。

一个穿着黑棉袄,腰系麻绳的人栽倒在发酵池里。

朱掌柜没敢多想,他掂起挂在后门左上角的淋酒杆,填在那人嘴里,然后拢起稻壳,将整个人埋进稻壳里。

朱掌柜是个做事仔细的人,他又掂起扫帚,将六个发酵池的稻壳拢成一个模样,再将头伸到矮墙外瞭了一眼,这一眼又惊了他,视线里有几片带血迹的杨树叶,他赶忙翻过墙,将树叶扔到了河边。

朱掌柜收拾好残局,妻子也做好了早饭。因为有心事,朱掌柜的饭吃得很恍惚。

朱妻:今天上午你得看门市,街东卖杂货的李婶请我去套被子。

朱掌柜:不能推辞吗?

朱妻:傻子,人家是嫁闺女套被子,不兴换人的。

朱掌柜:中,那你去吧。

这时保长的铜锣响了。

保长:各位老少爷们,掌柜,乡贤,今早有个共产党的交通员在镇北中枪了,县保安队秦队长来镇上追击,有发现报告者奖钢洋五块,亲自捉拿归案者奖十块。

整个上午朱掌柜都心不在焉。终于等到妻子回来了。

朱掌柜:你坐柜台,我歇歇。

朱妻:你不吃饭了?

朱掌柜:晚会儿,晚会儿。

朱掌柜隔着后门朝发酵池里看。

他看见保长陪着两个斜挎驳壳枪的人站在发酵池外的河堤上。

挎枪人:血迹到这儿断了。

保长:会不会从这儿跳河了?

身影消失,估计他是下河了。

这时,发酵池里的稻壳动了一下。朱掌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。

几个人走上岸。

保长手里掂着几片杨树叶。

秦队长:这一片河湾浅,估计他是逃到河对岸的赵庄去了,辛苦你了保长,我们得赶紧去赵庄,就此别过。

挎枪人惶急地吹哨子。

堤岸上终于静了下来。

掌灯时分,朱掌柜让妻子帮着把人弄进了屋。

两口子都能听到各自的心跳。

交通员轻哼了一声。

朱掌柜打手势支走妻子,他脱掉已经昏迷的交通员的棉袄,枪口在左肩上,血已经凝成了一块,身子明显在发烧。

朱掌柜犹豫片刻,走到正房梁头下,挪开盖着的方砖。

妻子拦住他。

妻子:传了几代的酒头,你动了,破了祖传的规矩,以后咱的酒坊坏了咋办?

朱掌柜手没停。

他端出那只藏了几代的酒瓮。

在他启开瓮盖的瞬间,身子差点摔倒。

那一晚青龙镇的狗都停住了吠声,它们被烧酒坊的酒头熏醉了。

朱掌柜给交通员嘴里塞个木棍,然后用剪刀挖出了子弹,好在伤口浅,加上朱掌柜酒头的浓烈,交通员还是疼得昏迷了。

天明,交通员醒了。

此时,朱掌柜正对着盖了盖,封了砖的酒瓮跪拜行礼。

朱掌柜:先祖啊,我不是私自喝酒头坏规矩,实在是人命关天呐。我是救人,啥事有救人要紧哩!

